

从中国古代文物看犬



《簪花仕女图》上的“拂秣狗”



《十骏犬图》之“苍猯”



天回山东汉崖墓出土陶狗

狗是许多人都非常喜爱的动物,加之今年又是狗年,所以大街上随处可见各种展示狗的形象的吉祥装饰物。在中国历史上,从来不乏“爱狗人士”,他们中也有人通过艺术来表达对于狗的喜爱,看着文物上这些流传至今的古代“名犬”,您是否会与古人产生一丝共鸣呢?

汉代随葬陶狗

先秦时代的文物中,狗的艺术形象不是很多见,而到了汉代,随葬品中的陶狗突然间变得异常丰富,这些陶狗在陕西、河南、山东、四川等地的汉墓,特别是东汉墓中大量出土,其形象可爱程度不同于一般家畜。对于这种现象,有学者认为:汉时由于政局相对稳定,经济长足发展,所以到了东汉时期,狗的用途发生巨大改变,由取肉食用的家畜逐渐变为看家护院的伙伴或者宠物。

汉代随葬陶狗形象生动、憨态可掬,有一种被网友戏称为“哮天犬”的陶狗在全国各地多有发现,陕西历史博物馆亦有收藏。这种“哮天犬”一般高约30厘米,施绿釉或无釉,其头部较大,身体短小,四肢也很短,尾巴卷曲,两只耳朵弯曲向前,双目圆睁怒视前方,张嘴朝天狂吠,犬齿外露略显凶猛。据学者推测,这种狗就是我国汉代中原地区比较常见的犬只,类似于现在的中华田园犬。

目前国内考古发现,所见较为奇特的汉代随葬陶狗,1972年出土于成都天回山东汉崖墓,现藏于四川博物院。该陶狗高约74厘米,嘴角下垂成囊状,前腿直立,后腿卷伏,耳朵高耸,尾巴短小。这只陶狗十分写实,看上去威风凛凛,许多参观者都惊呼:

“这不是国际热门名犬——卡斯罗犬吗?”事实上,学界普遍认为这只陶狗应该取材于重庆犬,这种狗驯养于川渝地区,虽然算不上世界名犬,但其早在汉代就已出现,真是非常古老的犬种。

唐代的“拂秣狗”

到了唐代,唐王朝国力强盛,崇尚奢华,宫廷内、贵族间对于宠物的外形也十分挑剔,期望与唐朝通商的海外国家投其所好,将一些稀奇的宠物进献给唐皇,这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“拂秣狗”。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的国家一级文物《簪花仕女图》据传为唐代画家周昉所绘,画中雍容华贵的唐代贵妇形象可谓深入人心,然而画中人物脚下的两只小狗却很少有人注意。这两只小狗毛色黑白相间,脖子上还系着红丝带,它们朝贵妇裙摆不停地张嘴摆尾,做出扑跳的姿态。藏界历来认为,这种活泼可爱的小狗就是唐代的“拂秣狗”。

据《旧唐书·高昌传》记载:“武德七年,高昌王鞠文泰献狗雌雄各一,高六寸,长尺余,性甚慧,能曳马衔烛,云本出拂秣国。中国有拂秣狗,自此始也。”据了解,“拂秣狗”属于尖嘴丝毛犬,最早驯养于古希腊。据史料记载,初唐时国内已有人开始豢养“拂秣狗”,并将其称作“康国猧子”“白雪猧儿”或“花子”。唐中期及以前,驯养“拂秣狗”这种时髦而且花费很大的行为还仅限于宫廷,但“拂秣狗”聪慧、可爱的形象却在市井间流传甚广。唐代小说家段成式在《酉阳杂俎》中就讲述了一个“康猧乱局”的故事,说的是杨贵妃养的“康国猧子”为唐玄宗在下棋时解围的事情。

除了猎狗外,观赏狗也是宋代画家笔下常见的题材。南宋画师毛益的《萱

学界有一种说法称,“拂秣狗”正是现代哈巴狗、狮子狗的祖先,但由于缺乏更多依据,所以只是一种猜测。

宋代:全民养狗的时代

宋代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全民养狗的时代,特别是村庄里几乎家家养狗。据《宋史·孝义传》记载:“江州德安陈昉,家十三世同居。长幼七百口,不畜仆妾,上下亲睦,人无间言。有犬百余,共食一槽,一犬不至,群犬不食。”南宋将领赵万年,在《襄阳守城录》中也记曰:“各家所养之犬,在城外百十为群,有数千只,每遇夜出兵攻劫虏人营寨,则群犬争吠。”

在中国古代,很长一段时间内狗并没有特殊的象征意义,所以在绘画艺术中虽有狗出现,但其只作为配角,描绘得不够具体。而到了宋代,得益于市井经济的繁荣,画师的创作理念有了很大进步,从而广泛涌现出以动物为主体的绘画作品,这其中就有著名的《猎犬图》。

《猎犬图》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,为南宋画家李迪所作,该图右上方署有“庆元丁巳岁李迪画”年款,并钤有“都省书画之印”及清代收藏家耿昭忠鉴藏印多方,对幅有耿昭忠题记一则。《猎犬图》画面没有任何背景,只有一只猎犬前行,犬头犬尾低伏,颈上戴着项圈而无绳索,说明它非常有灵性。这只犬形态生动,造型准确,刻画细致入微,毛茸茸的细毛和脚爪清晰可见。色彩深浅搭配柔和,整体造型呈三角状,使整幅画刚柔相济,显示出作者深厚的写实功力和娴熟的表现能力。

除了猎狗外,观赏狗也是宋代画家笔下常见的题材。南宋画师毛益的《萱

草戏狗图》与南宋无款的《乳犬戏蝶图》《秋葵犬蝶图》《鸡冠乳犬图》《萱花乳犬图》都画的是十分可爱的小型观赏狗,宋人的精致生活从中能窥一二。

名犬也有名号

古代一些骏马往往会有自己的名号,比如“赤兔”“卢”“青骢”,但您是否知道一些名犬也是有名号的。清代画家郎世宁就曾创作了一组《十骏犬图》,画中描绘了十条品种高贵的名犬。最有趣的是,这些狗还有自己的名字,它们分别是“霜花鹞”“睽星狼”“金翅猧”“苍水虬”“墨玉璃”“茹黄豹”“雪爪卢”“鸢空鹞”“斑锦彪”和“苍猧”。

署名郎世宁的《十骏犬图》在北京故宫博物院与台北故宫博物院均有收藏,根据画中描绘,上述前九条狗都属小头长嘴、腰腹收缩、四肢细劲的猎犬品种,这些犬只擅长奔跑,敏捷强壮,速度与耐力惊人;而最后那条威猛的大狗,一看便知是藏獒。

从画面上所题写的字句来看,这些名犬大多是周边各个部落的首领或地方官进献给皇帝的。从画面上看,图中的犬,无疑是由画家郎世宁所绘,因为狗采用的是西方的素描画法,造型立体具有质感,欧洲风味很足;而图画背景部分的花草坡石,讲究皴法、勾勒,追求平面的装饰效果,与动物的画法相比较,二者有很大的差异,这应当是由供奉在宫廷的中国画家用传统画法补画的,但署名只有郎世宁一人。

郎世宁十分精于画犬,故宫博物院还藏有其作《竹荫西猧图》。此图作于雍正年间,画中犬只毛色银灰,光泽细润,骨骼肌肉很有质感,为郎世宁的传世杰作。(据《西安晚报》)

◎田野拾穗

讽刺与幽默

华君武有一组漫画,叫《决心》,共四幅,对办事缺乏恒心的人进行了辛辣的讽刺。

文学和美学艺术是相通的。漫画《决心》的艺术力量,在很大程度上是同“讽刺”这个词联系在一起的。而讽刺手法在文学创作中运用得很普遍。讽刺指的是用讥刺、嘲讽的笔法,揭露社会生活中消极落后以至腐朽反动的事物,突出其自相矛盾之处或其可笑之点,使读者产生拍手称快的感觉。

讽刺与笑声同在,讽刺的生命是真实。漫画《决心》虽然运用了极大的艺术夸张,但是它所反映的现象,从本质上看,是完全真实的,这就使漫画起到了镜子的作用。

鲁迅称反动的军阀和政客是帝国主义的“宠犬”,是替外国主子效劳的“鹰犬”,一旦失势垮台,便成了“落水狗”。鲁迅又把形形色色的帮助国内外反动统治者造舆论的文人们,形容为“躲躲闪闪,叫得很脆的叭儿狗”“资本家的乏走狗”。至于那些连狗的身份都没有捞到,正在千方百计卖身投靠的家伙,鲁迅则把他们叫作“候补叭儿狗”。

讽刺的手法多种多样。给敌人取“狗”的绰号,这当然是艺术夸张,用不太夸张的手法把讽刺对象相互对立的言行表现出来,让讽刺对象自己“现身说法”——这是“显真法”。还可以把讽刺对象同与之对立的人或事并列对照,以突出讽刺对象的假恶丑,突出其可笑之处——这是“对照法”。还有把讽刺对象托比于某物,使讽刺对象具体化、形象化的称为托物手法,等等。

幽默与讽刺是近邻。讽刺是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,而幽默以轻松、机智、含蓄为特点。文艺作品中的幽默,来自作者对于生活的洞悉,对各种矛盾关系的掌握,对各种生活细节的精通。

文/田彬

◎说文解字

古语中“乌龙”原是指名犬(资料图片)



“乌龙”原来是条狗

时下的媒体,“乌龙”一词已司空见惯。在足球赛事中,“乌龙”指球员将球踢进自家球门。其实,在古代中国,“乌龙”是条名犬。

据唐人冯贽的《云仙杂记》载,晋朝会稽人张然家里养了条狗,名叫“乌龙”。张然对乌龙很好,乌龙对张然也极为忠诚。张然因公外出,一年多没回家。其妻耐不住寂寞,与家中仆人私通。张然在外,自然不知妻子红杏出墙,但这一切都被乌龙看在眼里。

张然办完事回到家后,逐渐察觉仆人和妻子的关系颇不正常,仆人担心“外遇”之事泄露,便与张妻合谋,欲杀害张然。某日,仆人趁张然酒后熟睡之机,持刀进入张然卧室行刺。哪料想,此时乌龙也突然闯了进来,蹲在张然的床榻旁,虎视眈眈地盯着仆人。

仆人刚欲举刀行凶,乌龙一声狂吠,旋风一样扑上去,一通狂咬,将仆人咬得伤痕累累。被惊醒的张然目睹人犬相搏的情景,心中已完全明白。他怒气冲冲地捡起地上的刀,将仆人杀死。

“乌龙救主”的故事被传为佳话,写入书册。“乌龙”便成为义犬的代名词。唐代诗人白居易诗云:“乌龙卧不惊,青鸟飞相逐。”李商隐也有诗提到乌龙:“遥知小阁还斜照,羨杀乌龙卧锦茵。”

20世纪六七十年代,香港记者在报道中开始使用“乌龙”一词,意指英语owngoal(自进本方球门的球)。于是,媒体开始大量使用“乌龙”一词。历史名犬之名,就这样被足球“盗用”了!

文/刘锴